

■故园情思

捉鳊小忆

□李炜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”那水、那土，只要与你亲近过，伴你成长过，那方水土上的故事你将永志难忘。日子回转到20世纪70年代，地处湖北中部的孝感乡间，记录了我们那代人的童年趣事，铭心刻骨。

“近水识鱼性，近山知鸟音”，水乡长大，自然少不了与各种鱼儿打交道，最有趣的是捉鳊鱼，鳊鱼通身滑溜溜，要想在乡野田间随意逮住它，那可是个“技术活”，然而，乡下的孩子们往往能做到无师自通。

惊蛰刚过，春雷滚过天空，一场雷雨之后，是钓黄鳊的时候了。哥哥带着我走进油菜地，沿着田坡，在湿滑的沟边，低着头边走边侦察，“有了”，这是发现有鳊鱼洞了，于是轻轻蹲下，撩开周边的遮挡物，一个清亮的洞口映入眼帘。我们开始兴奋起来，拿出准备好的钓钩，说是钓钩，其实是用自行车的轮毂钢丝磨制而成，在弯勾上穿上一截鲜活的红蚯蚓，这便是完整的钓具。油菜地的田坡边，鳊鱼在这里渡过了冬眠期，正在被春雨春雷唤醒。

“吧嗒吧嗒”，哥哥用中指弹响身边的积水，模仿鳊鱼进食的声响，洞穴中的黄鳊估摸着伸了个懒腰，猛抬头看见有美食——蚯蚓在洞口作蠕虫状，便向上伸出脑袋轻拱“钓饵”。这时哥哥俯下身子，全神贯注地盯着鳊鱼的一举一动，一分钟两分钟，在逼真的诱饵面前，它终于张口咬住了带着诱饵的钓钩。哥哥使劲把钓钩往下一摞，锋利的钢丝弯钩扎进它的嘴颚，鳊鱼使劲往洞里下坠，然而一切都晚了，像两队拔河一样，最终它被坚硬的钓钩拽出了洞穴，一条黄亮亮二尺多长的“稀罕物”被我们收入篓中。约莫半天时间，我们“打靶”成果有十多条了，收兵回营。

谷雨过后，鳊鱼随着水田的开耕开始尽情地撒欢，我们一群顽童在刚刚犁过的泥土上比赛谁抓得更多。

待早稻秧苗插进稻田十来天，田里水清如镜。放学路上，走在田埂上，两眼瞟一瞟稻田边，偶尔就会有新发现。一般在田埂边一尺左右，只要一泛起新泥的巴掌大见方处，那准是鳊鱼藏身处，透过浑浊的新泥，你会发现一个小小的光滑的洞口，而且慢动手，这只是它的尾巴方向，你必须在周边继续观察，找到它头部的洞口，一般这个洞口很隐蔽，在秧棵之间的某个地方。这时，我便会放下书包，卷起裤腿，一只脚踩进田里，找到那个黑亮的头部洞口后，左手以掌心堵住这个洞口，右手中指进入暖融融的尾部洞口，向前再向前，此时，鳊鱼已被前后夹击，当我的手指到达他的颈部位置时，便一把扣住，它被俘获了。放学路上，走过几块稻田后，五六条大大小小的鳊鱼便挂满了早已折好的树枝丫了，回家宰杀后交给奶奶，晚餐便会有一道道鲜美的“大菜”了。

及至晚稻在田里伸直了腰，该是捉泡泡鳊的时候了。泡泡鳊清一色是大个头，鳊鱼产卵期会吐出泡泡护住黄灿灿晶莹剔透的卵，这个时期的鳊鱼会龟缩在田埂边依水的老洞里。这些老洞较复杂，里面往往洞连洞，只有特别有经验的“老手”才敢抓而且会抓，否则要么抓不着，要么被咬伤手，可见鳊鱼繁衍还真有一套防范招数。在多次被袭击咬伤手指后，我速泡泡鳊的成功率能达到50%，现在看来，不知该庆幸还是该忏悔。

而当萤火虫飞满夏日夜空，人们又三三两结伴，手执特制的钎叉，打着手电来到田边，鳊鱼夜间出来觅食，电光一照，它一动不动，只等一竿扎下，便挣扎着扭曲的身子被放进鱼篓。

这些个天然野生的精灵，生来就与这方土地浑然一体，人们与它相生相伴。忽然有一年，水田犁耙再响，一位农技员往地里撒下一种神秘的“除草剂”，鳊鱼泥鳅立马翻背而亡。看着一条条僵硬的尸体，我们一群孩子惊呆了——“以后还有鳊鱼可抓么？”在为新技术击掌的同时，不禁感慨这些生灵的命运。

离开故土多年，去年初夏回乡，还在农村种地的姐夫说：“现在种粮不打农药了，田里的野生鳊鱼又回来了。”我拉着姐夫出门，在地里寻摸了半天，儿时的“技术活”又派上了用场。晚餐时，姐姐端出了最让我解馋的“洋葱烧鳊”“莴笋煨鳊”，如当年奶奶所做的味道一模一样……

■乡村纪事

高原春耕

□杜华

高原人真会惜春的。冰雪未封，他们就先将地块翻犁；冰雪解冻后，泥土疏松，很适合耕种。当春风又绿山野时，山民们开始在山野播撒希望的种子了。他们牵着春天的鼻子进山，天空豁然展开，大地展开，世界随之洞开而辽阔。此时的高原上，一曲曲闹春的欢歌回荡山野，令人如痴如醉，一幅幅拓荒的画卷铺满山谷，令人精神振奋，热血沸腾。

山路上，石桥边，田间地角，农妇们正用竹篓将畜圈里的农家肥背运到地里。她们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大家团结起来，齐心协力，运完一家的肥，再运另一家的。背运的路上，她们或三个一途，或两个一道，边走边说，边说边笑，从婚姻说到家庭，从家庭说到经济，每说到敏感的话题，她们都会一时戛然而止，随即又齐声大笑。整个地里和路上，都被她们折腾出一派春情满满、春意盎然的景象。尤其谈到今年政府调整农村产业结构、不种高秆作物的好政策时，她们更兴奋了，语言的情调一声高过一声，像是无数根琴管在齐奏着一曲春耕的进行曲。从高坡往下看，她们箩筐装得满满，腰背压得弯弯，一齐行进，一齐歇气，仿佛一队“川军”浩然跃进山里，贫穷落后闻风丧胆。

土翻松，肥足，就可以下种了。男人们撵着牛犁出沟子，女人们顺着沟子排出窝距，小孩子们随后下种在肥旁，你追我赶，快而不乱，秩序井然。仔细观察这种劳动场面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老牛拉着慢悠悠的岁月在地里来回旋转，竖起耳朵，眼神专注着前方，唯恐走错了沟子，被主人扬鞭调教。男人们一手撑着犁头，一手捏绳扬鞭，眼神专注着牛前行的方向，嘴里不时发出“嘣嘣”“嘣嘣”的叱牛声。这一声声抑扬顿挫的叱牛声啊，不知从哪一代人延续下来，特别的缓慢悠长，特别的有韵味，此声刚落，彼声又起，回应山谷，跟春风泉水应和着，煞是醉人。女人们边施肥边指点孩子下种，有时还故意逗孩子取乐，不时用诙谐和幽默状书写着一首首无字风趣的田园诗。

吃完饭了，高原人春耕是不会回家吃午饭浪费时间的，他们早就准备好山炊食品。太阳当顶时，他们把牛拴在树下吃料，人则齐坐到草坪上，然后架起柴火，使之熊熊燃烧。待火堆里有木炭出现，他们便将土豆放到炭中焐。不多时，土豆煮熟了，养酥也焐熟了，他们就取出五香辣椒面，倒上猕猴桃酒，大伙围拢坐，狼吞虎咽起来。他们吃得真过瘾，三杯酒裹着辣椒面下肚，高原人的雄浑就被呛了出来，一阵吆喝打过山野，鸟雀们吓得四处飞，崖上的杜鹃花笑得合不拢嘴。掠过几缕春风，新翻的泥土的气息随风飘过来，混着养酥土豆的香味儿，一波一波的悬浮在空气中，沁人心脾，经久不散。

黄昏，子规啼醉了夕阳，夕阳在千万座山上撞得头破血流，染在高原人的肩上。他们扛着鲜红的希望走回山间的新屋，炊烟袅袅地升起来。一曲短笛划过山岗，春耕的高原就越吹越亮。



飞跃枝头。

汤青 摄

■精致小品

果园似锦烛春余

□何自成

踏着清徐婉丽的鸟鸣，从柳陌上走过，北沟小阳坡果园到了。果园里的花开得好俏，粉嘟嘟、红艳艳、白莹莹，展示着热烈的向往、纯真的祝福和蓬勃的生命力。从花的海洋走过，望着五彩缤纷的前边，不知道那里还有多少景致，心里充盈着无尽的遐思。

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。”桃花在色彩浓重的果园里绽开笑靥，给塞外的山野增添了不少情韵，一个花瓣就是一个迷人的浅笑，一串花枝就是一首迷人的春歌，一树桃花一树诗，万千风情聚于斯。美丽的蝴蝶在粉红的枝梢间跳着轻盈的舞蹈，清风徐来，淡淡的幽香弥散开来，桃园里的韵味含蓄而又热烈。

“似青似白天浓淡，欲堕还飞絮往来。”明丽的春阳高悬在清澈的碧空中，海棠花娇艳地开放着，浓郁的清馨充盈在枝枝杈杈间，白艳艳的花朵把醉人的笑靥掩藏在葱翠的嫩叶中。从树下走过，细碎的阳光和细碎的花瓣交织地散落在身上，枝梢上的阳雀子清清爽爽地唱着春天的歌谣。

“日上柳枝无人返，时见梨花瓣片飞。”北边的这条沟里涌动着雪白的梨花浪，风儿一吹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层雪。大朵大朵的梨花就像一个白绒绒的圆绣球，随着春风的呼唤，一瓣一瓣的叶片漫天飞舞，似冬日飞舞的雪花。树下，野草和野花热烈地生长着，每片叶，每朵花，都与梨树达成了默契，成为春之壮锦的一个组成。

“三里山道春似海，茅庐掩映万花中。”果园小屋的一角已经被山花染红了，房前的空地上，渠水汇汨地流着，一畦一畦的小葱嫩青青的。果园的承包人谭二叔正在果园梳理花朵，他的身影在果林中时隐时现。旁边的菜地上，谭二婶和她的女儿正在浇水，蔬菜的秧苗水灵灵的，个别的菜秧绽出了黄色或粉色的花朵。

坐在果园里的花簇上，竟然不敢随意走动，生怕破坏这完美无缺的境界。难觅了，青春之颜，愿这岁月的娇艳凝成永远的芬芳，愿这雄奇的梦化为壮美的图腾，愿这和谐的天地成为人生的永恒。

■百姓记事

农资店里的春天

□赵自力

父亲在老家开了间小店，专门经营农资。父亲本身就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，懂土地爱庄稼，无论种什么都能有好的收成。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才离开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土地，在街上租了间店铺卖起了种子、农药和化肥，专门为乡亲们服务。父亲因为朴实厚道，价格公道合理，更重要的是他懂庄稼，所以农资生意一直很好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每年的春分前后，是父亲最忙的时候，乡亲们购买种子和肥料，准备春耕了。父亲把谷种、花生种以及各种蔬菜种子分门别类装好，方便乡亲们购买。为了让乡亲们用上优质种子，父亲总爱往武汉跑几趟，把物美价廉的种子拉回来。但今年跟任何一年都不一样，眼看要开犁了种子还无着落。都是疫情耽误的，父亲出不了门，外面的种子也进不来。不断有人问父亲种子的事，父亲着急了，打了许多电话，网上也下了订单，但货依然进不来。三月初，老家县城终于解封了，定好的农资送来了几大车。父亲别提多高兴了，把消息第一时间发微信群里。乡亲们也非常高兴，终于可以赶上农时了。于是，父亲的农资店终于开张了，尽管有点迟。昔日冷清的小店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，骑摩托车的，开电动二轮车的，乡亲们纷纷在父亲的店里选购各种农资。父亲忙进忙出，一边称重量算价钱，一边嘱咐着要注意哪些事项。遇到不会芽谷种的，父亲还帮他们芽好，再通知他们拿回去直接撒田里。

乡亲们来购买时，父亲总要先烧好开水，摆好茶具，任由乡亲们自酌自饮。乡亲们都说父亲人好。父亲说：“我也是个庄稼汉，知道种田不容易，能为大家提供服务就是我的心愿。”

无论乡亲们买什么，父亲都尽量给予优惠，除此之外还要送点什么。如买谷种吧，送把豇豆或者几粒西瓜籽；买农药吧，送袋蔬菜籽。至于苦瓜籽、丝瓜籽之类的，几乎是誰要谁自己拿。开始我们不理解，平时辛辛苦苦储藏的种子，白白送给人家。父亲说：“这些种子要不了几个钱，春季正值种豆点瓜时，多种点他们总能多收点。”还是父亲最懂土地，也最理解乡亲们。

春风十里，父亲的农资店开张了。小店里乡亲们把茶话桑麻，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这是世上最动人的画面。

■人与自然

三月泡儿，熟了

□郑劲松

五一节前，初中同学群里有人晒出几张采摘“三月泡”的照片，装在盘子里的，晶莹剔透，令人口舌生津。味蕾最记得故乡，看着照片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的“三月泡”来。

“三月泡”学名“山莓”或“树莓”，一种野生小灌木。不同地方还有刺泡、山抛子、牛奶泡等好多叫法，就像童年的小名，形象生动。川话有“儿化音”，“三月泡儿”说得更圆润，话一出口，酸酸味儿已充盈唇齿之间。

“三月泡”果期较长，农历三月繁盛，四月还有，海拔较高的山区，五月初还可以摘到。它多生在向阳山坡、荒地、溪边、田埂、土坎、林中草丛也不少。三月泡在我国很常见，除甘肃、青海、新疆、西藏等少数地方外，全国都有分布。所以，三月泡也是大多数人的共同乡愁。

老家在川南富顺县青山岭，自然也盛产三月泡。大约两岁多吧，会走路了，娘就带着我下地干活。乡村的三四月正是农忙，准备插秧了，田坎上的杂草要铲除干净；小麦、大豆、红苕、玉米苗长势良好，土里也要理一理。娘把我放在她能看得见的田边土角，我就蹲在那儿逗蚂蚁，或者玩泥巴。赶上三月泡熟了，娘就连根铲起，大把大把地抱到我面前，让我摘着吃。这东西不仅孩子喜欢，蚂蚁也好这口，一股脑儿扯下喂在嘴里，可能连同蚂蚁也一起吃掉了。有时，家里的山羊被娘牵出来套在旁边的空地。见我吃得欢，小羊也会跑过来争吃，不过，它主要吃叶子，果子给我留着，人与动物各有取舍，相安无事。

稍大一点，娘干活就不再带着娃，任由我光着脚丫漫山遍野跑，自行找野果子吃。怕我中毒，娘教我认识了好几种近似三月泡的东西。有种叫蛇泡的，有毒，不能食用。蛇泡近似草莓，身材矮小，藤状，关键是藤上无刺。另有一种叫老虎泡的，可以吃，有枝有藤也有刺，与三月泡的区别在于：它一般长在山里或靠山的地方，田边很少，藤子发达，成熟也晚些，颗粒较稍大，叶子明显略圆；整体看去，三月泡更具树的形态，老虎泡则接近藤萝植物。

我看见大人为了粮食作物健康成长，却把三月泡当杂草铲除，总觉得可惜，就和小伙伴们把吃了果子的枝丫带回去，在自家附近的土坎上挖坑，再去田里捧几把稀泥填上，把枝干插进去，几天后生根成活，第二年春天就开花结果，儿童的“自留地”，收获的快乐无以言表。

野果子年复一年飘香，娘却一年年老去，当年的吃泡少年转瞬就到了中年。娘去世前几年，家乡的这种野果子迎来历史性的高光时刻。

山下不远处是三座酒城；五粮液所在的宜宾，“国窖 1573”所在的泸州和以郎酒闻名于世的古蔺。近年来，白酒市场疲软，而更健康也更具小资情调的果酒却渐受青睐。有精明的酒企就打起三月泡的主意，用它来酿制饮品，不仅香甜可口，还补肾美颜抗衰老。三月泡成熟的季节，商贩开始上山收购，一斤鲜果子可以卖到十几二十块钱。娘老了，腿脚不灵便，连我的那片“自留地”也不敢去采。娘在电话里说：“几天能挣千多块，你能请假回来帮忙不？”说着这话，娘笑了。听着她笑，我也笑了。

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号角吹醒了山村。“靠山吃山”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。看到越来越多的商贩上山收购，乡亲们开了窍，在村委会组织下，纷纷行动起来，有计划地引种三月泡，精心培育、管理。几个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回到老家，搞起小型合作社，请来宜宾、泸州的酿酒师傅，购买了小型设备，开起了果酒小作坊，还开通了微店。在外的老乡也都帮着转发吆喝，渐渐地，这些纯天然果酒已供不应求。去年底，我们村戴了几十年的贫困帽子摘掉了，乡亲们像娘一样，更像儿时一样，品啜着酸甜的三月泡，幸福地笑了。



美丽家园。

铁茗 摄

■诗词歌赋

乡愁

□梁磊

小时候，  
母亲说，  
让我走出大山是她的夙愿。  
后来她终于如愿，  
我离乡求学、工作，  
从此乡愁犹如一江春水，  
拍打无眠。

当异乡孤灯时，  
乡愁，  
是和至亲离别时的酸楚与无奈，  
是几行千里，  
慈母的叮嘱和挂念。  
当年华渐老时，  
乡愁，  
是对故园的眷恋，  
是对亲人的思念，  
是对那片土地承载的记忆难以割舍。  
就让那首远方的歌谣，在心底轻轻地唱起；  
就让这份诗意的乡愁，照亮归家的路。

遥远的后河

□陈勇礼

你从大巴山深处走来，  
吻过山崖，亲过泥土  
绕过群峰，穿越深谷  
带着悠悠乡恋  
奔向远方

坎坷的征程  
漫长，漫长  
任风雨折腾  
任高山阻挠  
你绝不停下脚步

多少次  
我想借你的步伐  
想紧跟你的波浪  
走向  
更远更远的远方……

如今，身在他乡的我  
两鬓染满风霜  
后河啊，  
我永远在你身边  
你永远在我心房

■亲情故事

父亲的愿望

□刘杰东

周末，我带上老婆孩子回到顺义农村老家看望老爸老妈。一家人团聚，好不热闹。用过半饭，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起了老鹰捉小鸡，接着又跑到地里去看各种蔬菜大棚，只留下我们几个陪老爸老妈喝茶聊天。你一言我一语，聊得正酣，老爸突然敛起笑容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趁着都在，我跟你们几个说了吧。我跟你妈商量好了，打今儿起，往后你们谁也别再给我钱了。有空儿就回来看看，没空儿拉倒。”鸦雀无声，连空气也仿佛在这瞬间停止了流动。

老谷子这是在跟谁赌气？当年分家的时候，三儿两女，五个孩子，连我的两个姐姐也都要每人每月交20块钱的生活费。哦，现在老了，倒谁的钱也不要了？我转眼偷偷看看哥哥，又看了看姐姐、姐夫，都一脸的茫然。只有老妈坐在床边看着她的茶杯，神情淡定。挂在墙上的石英钟毫不知趣，依然不紧不慢“嗒嗒嗒嗒”迈着脚步……

还是老爸的一句话打破了宁静：“我这可不是跟你们谁赌气啊，关键是我和你妈的钱够用了。”我们紧张神经放松下来，静静地听他往下说。“当年分家的时候跟你们几个要生活费，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——咱们家承包那几亩地，种那点儿粮食，除去种子、化肥、水费，一亩地一年也就剩七八百块钱。一大家子吃穿、盖房子，还要给你们五个结婚办事，那点儿钱哪儿够用啊？我跟你妈眼瞅着就老了，干不动了，再不跟你们要点儿，咋过？可现在不同啦，我和你妈养老金一月一月就八百多，年年再涨几十；土地流转给蔬菜合作社，村里要米给你米，要面给你面，不要粮食一亩地一年两千元，年底还有分红。我们老两口儿一人二亩地，再加上过节村里发肉、发米、发面又发油、鸡蛋的，能吃多少花多少啊？瞧病有合作医疗给报销，年年免费检查身体、打预防针，出门儿坐车不花钱，穿的用的你们拿回来的就够好几年的了。现在咱村里啥都有，也不孤闷。健身房、图书室、老年活动站，唱歌、跳舞、打牌、看书、画画儿、写字儿……你要热闹有热闹，要清静有清静。哪天想出去玩儿了，公交车开到家门口儿，三五分钟就一趟。村里生态环境也好了，天蓝水绿，蚊子、蚊子都少了，我真想再活一百年啊！”说完，七十多岁的老爸哈哈大笑起来。一个辛辛苦苦和土地打交道、侍弄了多半辈子庄稼的老年农民，如今竟有这样的想法，真让人听着开心啊！

■口颐之福

古诗词中的香椿

□方东军

眼下各种时令蔬菜纷纷登场，有着树上蔬菜之称的香椿，也在各大超市和菜场闪亮登场。

古人把香椿作为一道美味。在元代，素有“北方文雄”之称的元好问曾在《溪童》诗里写下了“溪童相对采椿芽，指拟阳坡说种瓜。想是近山营马少，青林深处有人家”的诗句。美丽的春季，一群小孩子在溪边的香椿树上采摘椿芽，整个画面活灵活现。可见，香椿早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珍馐。

明代文人李谦在《村居》中写道：“浮名除宦籍，初服返田家。腊酒犹浮瓮，春风自放花。抱孙探雀卵，留客斲椿芽。无限村居乐，逢人敢自夸。”作者远离宦海后，含饴弄孙，好不自在。有客来访，拿出腊月酿造的美酒，又采摘椿芽以此来招待客人。一副田园生活的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。

到了清代，康有为写了一首《咏香椿》：“山珍硬肥身无花，叶娇枝嫩多杈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，食之竟月香齿颊。”这首诗不仅写了香椿的外形特点，一句“食之竟月香齿颊”，更写出了它那别具一格的味道，让人唇齿生香。

椿芽生发极快，欣欣向荣。因此，古人也把香椿树当做吉祥树，种在庭前屋后，希望家宅兴旺。香椿是时令名品，它醇香四溢，鲜嫩美味，让人们吃出春天的味道。